讀春秋略記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讀春秋畧記卷八　　　明　朱朝瑛　撰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丘甲

鄭氏詩箋引司馬法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周禮小司徒注引司馬法曰井十為通通出匹馬

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二說違異而詩箋所引詳見漢書以為殷周古法然詳攷之古尚車戰故車多而卒少後世以奇取勝漸汰車而崇卒竊疑禮注所引蓋古兵法而詩箋所引乃後世之變法耳故革車三百虎賁三千武王所以伐紂也言士而不兼徒也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周公所以膺戎狄也言徒而兼士也是周之初制以三十人而奉一車也周禮五伍為兩兩者亦因車

以為名也以二十五人奉一車與三十人之制不合蓋以二十五人為正卒而五人為游闕故畧之耳後世用徒漸衆一車之卒至七十五人其法之變不知所始大抵起于周衰也管子曰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罷制也齊桓之時古制猶存至晉荀吳大鹵之戰毀車以為行而李靖對問云荀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曹公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又守車一隊炊子守裝厩養樵汲共二十五人攻守二

乘凡百人此大卒荀吳之舊法也由是言之晉法攻車一乘徒必百人司馬法不言守車要自必不可省則合四丘而百人每丘二十五人為一甲是即丘甲之法也其法未必始于魯而魯之先世未有行之者至是行之故書曰作譏變法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内大夫特盟諸侯自鄟丘始鄟丘之盟齊侯貪賂也今則視為固然晉侯亦安之矣家氏曰中世以後諸

侯之大夫多自結于伯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于晉者也君常見踈于伯國臣反挾伯國之援以制其君此亂亡所從始也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桓王伐鄭書王故不書敗劉康公伐戎書王師故不嫌書敗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前年衛既從晉伐齊則齊之伐魯勢必及衛衛出師以禦之可也不量彼已輕于一戰以致喪師辱國春秋所深戒也故以良夫主是戰而書及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書會戰而首郤克是以郤克主是戰也傳稱魯衛乞
師于晉而以晉主是戰者魯以北鄙之侵衛以新築
之敗猶有名也若曹則役于大國者也郤克以救魯
衛為名實因一笑之故而殘民以逞故以之主是戰
而罪之也穀梁謂晉魯衛曹同聘于齊齊並辱其使
此特因郤克而增飾之未必有之事也陳氏曰凡帥
非卿不書卿非元帥不書書曾而卿各自帥也自文
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三家之勢危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欲盟者齊也及以四國及之晉貪其國寳魯衛貪其侵地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石氏曰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以取之自晉也八年齊復取我田以晉言歸即書曰歸以歸之自晉也晉取之晉歸之以見魯國之命制于晉而已由此觀之不自强而恃人未有能長利而無患者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伐齊之師未息而衛已受楚之侵魯已受楚之辱晉竟置之罔聞豈其力竭于伐齊而無以制楚耶是楚無刺一虎之勞而有獲兩虎之功也晉之為謀亦拙矣不能和齊以抗楚乃逞一朝之忿啟無窮之禍昔宋之圍猶歷時而不下今弟侵之而即服昔宋之會猶以魯臣會楚君今以魯君會楚臣天下事尚可言哉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昔日四卿並將以逞其雄者今日安在其不能以一矢加楚固也即出而莅盟諸國皆以大夫而魯獨以辱遺君父為魯大夫者亦大可媿矣事已至此公一出而保境息民亦勢之不得已也春秋因之以公主是盟而書公及不與楚之主盟也前此楚盟諸侯不過陳蔡鄭許而已今從之者十一國而蔡許竟以矣

位不得比于諸侯楚之悖驁至此極矣從之者其罪不待貶而見既以公主盟疑于從權而恕之也故貶而人之以著其罪人諸國之大夫亦所以譏公也公不能自强于平日弭衅于未萌至于不得已乃媚楚以求免又誰咎也哉春秋公與諸大夫盟而書人者二翟泉之書人非貶也大夫之名原未著也此書人於大夫著名之後則為貶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誠有志于諸侯宜移伐鄭之師於楚侵衛之日今楚已滿志而去乃摟諸侯于從楚之餘以伐鄭諸侯豈復有鬬志宜其敗也春秋自大夫主盟之後不復人諸侯故宋衛之君雖背殯而從戎亦得稱爵以宋衛之稱爵知稱爵之非襃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稱新宫不稱宣宫者公羊氏以為不忍言是也以災

故不忍言也常事而得禮不書此變事也雖得禮亦書祔廟之際改塗易檐故曰新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汪氏曰僖公使公子遂拜濟西之田已非正矣況躬朝于晉以拜賜乎甚矣魯之不振適足以納侮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與許共事楚而許乗楚車比于楚臣故鄭侮之而

責其事已自處之不可不慎如此然鄭之奔命于晉
楚者無寧日其所以自處者何如妄欲圖人而不知
自儆何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之不服固不樂于稅畝丘甲之政亦知晉令之不
信尚有所觀望也是年齊侯遂朝于晉歸田之謀伏
於此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家氏曰楚方𨇾藉中原晉不圖其遠者大者既滅潞氏甲氏以為未快復興此役此逐利之師故春秋屢書以著其惡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欲藉魯衛以致諸侯而魯之交跡不如衛之交密故既聘于魯又因衛以要之良夫之來猶宣七年之故志也同來而不同盟尊晉使也不同盟而同及衛

使亦為晉來不可以獨緩也據事書之而晉之惟恐失魯與魯之惟恐迕晉俱可見矣

鄭伐許

鄭舉國號闕文也同一伐許不外之于前不外之於後獨於此焉外之決非春秋之義也以一年再伐為甚惡則明年又伐而且忘喪其為惡也益甚何不外之而反爵之夫忘親之罪比事可見不待書爵既外之忽爵之何書法之違惑乃爾且隐四年宋陳蔡黨

弒逆之州吁而再伐無罪之鄭非此所謂大亂之道也

春秋不外彼而獨外此何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高氏曰公連歲如晉以嘗即楚故也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孔氏曰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此東鄆也成十六年傳晉執行父公待于鄆此為西鄆即今所城

是也趙氏曰西鄆近齊魯既得汶陽故城鄆以為固

鄭伯伐許

喪既踰年雖未葬亦得書爵與内之書即位同三年伐鄭書宋公衛侯是也喪未踰年雖既葬亦必書子以其未即位也僖二十五年盟洮書衛子是也此未踰年而書爵者鄭襄公之志在伐許悼公自以繼父之志不嫌越喪而從戎為盡子道也不知父之所為不義則為之子者在於幹蠱若復濟其惡以甚父之

罪不可以為子特書爵而不書子明其非子道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臨川吳氏曰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公以叔姬與之至是四十四年杞桓夫婦年皆六十矣姬乃來歸必非被出大抵以無子故願避位而歸魯也觀其來歸則杞桓來朝先言之既卒則杞桓復來逆其喪其情事可見矣雖與郯伯姬同書來歸比事以觀善惡自別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戰鞌之次年齊侯巳朝于晉此年荀首如齊逆女盖釋怨而結婚也僑如會之蟲牢之盟成於此矣

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於蟲牢

書同盟者晉不足為盟主也昔年宋被楚圍歷四時而不救晉何德于宋宋而受盟可謂恭矣一辭復會

遽命魯衛伐之何足以服諸侯乎至于王喪不奔不
臣之罪比事自見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公之廟蓋追論其微功而立之也故當時謂之世
室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
也夫魯公亦為始封之君故得有世室武公何為者
哉歷世十一而復立之於禮絶無所據春秋不謂之
世室也此年之立昭十五年之有事始終謂之武宮

而已左氏此年傳以武宮爲立武昭十五年傳以武
宮爲武公廟大抵初立之意本爲牽而立武後恐見
怒于齊晉因以祀武公而沒其立武之名也

取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二年三年公兩朝晉此年嬰齊行父兩聘晉葢齊已
結好于晉故魯之事之惟恐後於齊也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衛之侵宋晉伯宗夏陽說在焉則魯曹之侵宋亦必與
晉師會春秋獨書魯曹衛者昔魯衛從晉伐齊致被楚
患而晉不救今命伐宋使能以大義諭止之晉無深
怨于宋亦無辭以責魯曹衛之必行也遽為興師罪專
在魯衛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二年楚伐衛今年又伐鄭喪其惡不待貶而見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救鄭書侵蔡則不書善晉之救而成之也伐鄭書救蔡則不書惡楚之伐而黜之也文宣以前天下尚能黜楚聖人因而黜之故其詞直如書國號之類是也文宣以後天下不能黜楚聖人以意黜之如不書救之類是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天之示譴不享其僭也正月而供牛乃天子大郊之

禮非魯啟蟄之郊也許氏必求其事應則鑿矣

吳伐郯

吳本天子同姓以其自王一方當時號為蠻夷春秋亦因而外之夫以楚暴横已得比於中國而書爵乃於天子同姓不稍恕者諸侯之所進春秋亦進之以著世道之變不可復回諸侯之所外春秋亦外之以見人心之正猶未大失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鼠食牛角者再天之示譴不啻諄諄告之矣不知戒

而猶三望望亦天子大郊之禮也雖以五月行之亦

猶宣公之正月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楚再伐鄭而晉再救之從之者八國亦能囚鍾儀于

軍府楚可以稍懲故再書救以善之晉於是不媿為

主盟矣猶書同盟者汶陽之歸晉之信義不可知將

無以責諸侯之反覆同于泯泯棼棼而已故書同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僖三年徐取舒為齊撓楚也

春秋于徐則人之於吳則國之者徐能自效順于中國非由招致而來吳則動於晉之利誘非其自能效順也晉藉吳以制楚卒之楚罷而晉亦不競後之人猶踵其遺事欲以蠻夷攻蠻夷自謂萬全之策然未免釀禍於無窮用之豈可以不慎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杜氏曰春秋大夫外交强國以抗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晉黨叛臣為之羽翼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為之也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前此取濟西及汶陽田出于晉命矣不書使來言此特書之見晉卿之一言重于三軍而不敢拒也

晉欒書師師侵蔡

蔡之從楚久矣文公十年郤缺入蔡而不能服也今復加兵聊以報楚之伐鄭而已亦無志于聲其罪而服之故書侵

公孫嬰齊如莒

高氏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昬禮宗子父母既歿已躬命之故稱使外納幣不書此書之猶之書媵書致女皆所以録伯姬伯姬賢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所載較史記近實然莊姬譖殺同括不應併廢其子意當時欒郤為政追論靈公之賊而殺同括如鄭之斲歸生棺而逐其族也趙武以莊姬故得免然以罪人之後廢不得立故以田與祁奚迨三郤誅欒書殁始以韓厥言而復之左氏詳其始末故並載於此非一時事也書國殺而不去其官以弒逆之罪不在後嗣廢之可也殺之不可

秋七月天子使名伯來賜公命賜公穀作錫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出女不卒以書國不可不書國又類于未嫁也杞叔姬非出也故卒之而仍係之杞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家氏曰不能制楚而反伐鄭不能制吳而反責郯晉之君臣亦無能甚矣按齊邾稱人微也晉繼吳而伐

郯不待貶而惡見

衛人來媵

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伯姬歸宋而三國來媵則為十二女矣白虎通曰天子一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宋以先代後得用王禮非逾制也如其逾制春秋書之適足以累伯姬非所以彰其賢矣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書杞來逆則是杞志也叔姬歸魯原非杞伯出之故

其卒也仍迎喪以歸杞一出一入苟順私情未合於
禮然觀其出也不使大夫將命而杞伯親之其卒也
不使大夫逆喪而杞伯又親之則姬之見重於杞伯
者可知或者有所推舉而托詞避之如晉趙姬之讓
季隗者故可重也春秋詳書之蓋賢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汶陽之歸不可信蒲之盟又可信乎不待鄭之叛莒
之潰而知晉之不足以主盟也故書同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好賢者人之性也妬賢者人之欲也今試譽一賢者于人之前如其所忌雖懦夫亦怫焉非然者雖悍夫亦樂聽之當是時魯有公子叔肹之賢鄰國莫之知魯人亦莫之重也伯姬雖賢不過一巾幗耳以行父之貴要晉國之強大皆樂為之趨承豈其性有所偏狥哉君大夫之所忌固

在彼而不在此也春秋詳書其事得無有喟然嘆與
於此者乎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
伐鄭
高氏曰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更蟲牢馬陵之
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盟踰月而叛晉晉既執其
君又一年之間而三伐其國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
爭鄭故鄭之從晉者亦五年及楚求成于鄭鄭遂甘

心事楚蓋追怒晉之虐之故與楚侵宋同撓中國者凡二十年諸侯諰諰焉常以失鄭為憂是禍也晉實有以啟之蓋以不信蒲之盟故耳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楚之求鄭也不以兵威而重賂之其救鄭也不攻其所必爭乃擇其弱小而無備者伐之此時之楚蓋已疲於禦吳矣嬰齊自陳伐莒必由宋魯宋魯固莒之

同盟也已不能禦又不能請於晉以偏師要其歸路
豈不為楚所姍笑哉
秦人白狄伐晉
晉嘗以白狄伐秦秦即以白狄伐晉然則晉之作俑
適以自敝雖與之結昏亦何足恃哉後世好大之主
往往以此流禍春秋書此以為永鑒也晉伐秦稱師
此稱人將畀也以狄伐夏固不待貶也晉與秦何異
焉

鄭人圍許

圍許以示不急君而晉卒歸君此叔申之善謀鄭亦聊以為名愚晉而已非真不急君也匪人乘此遂改立君而叔申卒以此見殺君子咎其不慎於謀故書人以示譏夫晉之君臣非不可與言者使子產當之必有詞以折之不為此險謀矣

城中城

薛氏曰中城者郛之內而宮之外公恃城自固穀梁

氏以為畿外民者是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黒背帥師侵鄭

晉不自伐而使衛侵之不欲自極於怨毒以待其求成也帥師未有書弟者帥師而書弟嫌于貳得民心矣胡氏謂與齊年同義是也來聘之書義猶隱帥師之書義更顯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月五卜則三月必已三卜矣三月而郊魯之常事

惟卜上辛中辛可也下辛則直用之不須復卜或以郊雖得時未能必神之享豈違時而奈制者神反享之乎五卜何為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書伐鄭不書歸其君不與其舍服也晉將挾鄭君以與鄭市而鄭故不來於是不得已而歸之豈所謂服而舍之者乎

齊人來媵

周語曰王御不參一族則三國之媵不得出於一族天子之禮如此諸侯亦可推已傳云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者是左氏自惑其說也劉氏曰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三國必皆同姓則嬴曹嬀弋之君嫁女者或不能備矣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高氏曰公留于晉者九月請受盟于晉而晉侯不與公盟既歸而使大夫盟之其無禮于公甚矣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既迫于晉之辱不得不捐汶陽之怨以修好於齊恐齊晉之合而軋已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王子瑕王子朝之奔不言出言天下莫非王土逆亂

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周公之奔言出者上下均失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趙氏曰晉厲初立而求諸侯於是為此會所會者魯衛而已左氏載宋合晉楚之成鄭人聽命改之于經楚鄭不至宋亦不與不知何年之事誤附於此按襄二十七年於宋之盟春秋書之則此年宋西門之盟豈得不書梅溪林氏謂不書以存中國者非也或經

有脫簡則未可知明年鄭即晉而楚不問似有盟者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髙氏曰此狄蓋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報九年之役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春秋之世盟主不以王命而擅興諸侯之師者多矣

未嘗書乞即文宣以來晉已不足以令諸侯而徵師者亦不書乞也至此而書乞者汶陽之歸晉實負魯恐魯之不從巳也始焉止而辱之以張其威繼則屈意卑詞以示其德一張一翕無非籠絡諸侯之術也自此遂循爲故事厲公之世書乞者凡三至悼公初年猶襲其遺法而未改惟士魴一書而已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傳稱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是諸侯朝王而以伐秦之事請命于王也此百餘年來僅見之事春秋豈得不書然因道而往不得謂之朝既與師而後告不得謂之請命故書如京師而不書朝書自京師而不書請命文與之而實不與也晉侯為盟主不率諸侯以朝乃先朝而後會是慢王也秦未嘗得罪于天子乃後天子之命卿以報私怨是脅王也故如京師不書諸侯會諸侯不書劉子成

子實不與而文亦不與也實不與而文予之者存其名以寓實實不與而文亦不與者去其名以辨實也

曹伯廬卒于師

書卒于師者見以勞役而卒穀梁氏以為閔之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之歸自晉與元晅之歸自晉同皆恃大國以抗

其君也元咺書復者復執衛政也林父不書復者定公尚在未與之政也定公卒未一年林父出會大夫知獻公之禍亦其自取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人𠂻許不已猶書公子其㫗不待貶而見也觀於此益知三年之書鄭伐許為闕文矣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大夫不得以夫人大夫而以夫人惟公子遂與僑如

皆著其不臣之辠非徒刺不親迎而已遂侍敬嬴僑如恃穆姜其蔑視夫人固可知也陳氏曰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別妾姑也此非妾姑則稱氏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歸父既逐魯人立嬰齊以後仲遂非後歸父也遂既受賜為仲氏其後因父氏而稱仲固也胡氏于仲遂

之卒曰生而賜氏與季友同於仲嬰齊則譏其以父字為氏誤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作歸之于

晉侯欲討曹伯勿與之盟可也既與之盟是曹伯無罪也故曹伯亦得稱爵而書同盟言無以異曹伯于諸侯也則亦無以自異於曹伯也無以抑之又安得而執之大抵負芻之弒太子亦屬無據之事晉侯且

信且疑故始而盟之既而執之曾無定見徒逞其威
力以諸侯為玩弄其歸于京師也既執而無以罪之
假手於王而釋之也是可以為伯討乎君卒而弑太
子與齊商人之弑舍同罪春秋畧而不書非弑可知
故曹伯之執之歸始終無貶詞夫燬惡不嫌同詞者
謂罪之既明者也皐末見於經而從同同無為貴春
秋矣若晉侯書爵此文宣以後之常稱以政在大夫
故書爵以存諸侯非褒貶之所繫也說者信傳而不

信經以為實殺太子諺矣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趙氏曰楚伐鄭蓋為許也鄭昔伐許而楚不問以鄭亦在楚楚固因許而重鄭也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無怒乎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蕩山為亂魚石其黨也華元力不能討而奔晉欲

倚晉以討之也魚石愬而復之且以自明其無辜元亦
因而誘之以離其黨故請討焉魚石許之以為不及
已也及歸而討蕩氏國人遂殺蕩山元即不復引繩
批根而國人有口魚石能自安乎其出奔自不能止
也大宗强族蔓連株結以為梗於國元于一出一入
之間晏然而弭國患春秋約舉其概而一時禦變之
畧已可見矣元之奔晉未至而復春秋書自晉歸蘇
子由以為無懷祿顧寵之心所以能討山者於此見

之是也要以元為政不能相其君以進賢退不肖而授兵柄於匪人亂所由作非獨山之罪也故華元書出奔蕩山書殺而不去其官凡大夫而殺者不論有罪無辠皆以殺大夫為文出者不論有罪無辠皆以自奔為文無非端本之道也殺公子肥不書蓋死於亂也未必蕩山殺之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

會而殊會者諸侯先自為會而後與吳會也當時諸侯畏楚欲倚吳以禦之而猶慮吳之叵測也故先為會以自固使吳不得而間之也春秋因而書之不沒其實蓋傷其會吳而猶幸其能外吳也凡事之是非瞭然者據實書之而義自明如同一夷也楚會不殊而吳會殊之者諸侯不能外楚猶能外吳也同一吳也于戚之會不殊于鍾離柤向之會則殊之者于戚則不能外于鍾離柤向則猶能外之也此其得失不

待褒貶而見者也

許遷于葉

以許自遷為文與邢遷夷儀同詞然邢遷上書救邢則知其自遷者自安之也幸衛之不失所也許遷上不書救則知其自遷者自救而已傷中國之不足恃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氷

洪範曰豫恒燠若急恒寒若魯君豫則有之急則未

也然而木氷應之者雨著木而成氷寒不在上而在
下此大臣相傾軋之咎徵也劉向屬恒雨則非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高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附楚為楚加兵於宋
自是而後與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
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兵法利於攻瑕然亦有攻堅而利者城濮之戰先攻

右師左師而皆潰中軍遂收其卒而止此所謂攻瑕者也是時楚未甚競可以攻瑕而敗也春秋戰書楚師敗則書楚師言所戰者少所敗者衆也所以彰伯功也鄢陵之戰楚之良在其中軍晉以三軍萃於王卒敗之而王傷所謂攻堅者也是時楚已大横必攻堅而後可以懾其心也春秋戰書楚子鄭伯敗則書楚子鄭師言所戰者同而所敗者有獨重也所以懲元惡也漢光武之攻尋邑以敢死士衝其中堅唐李

晟之攻吐蕃侯見中軍五方旗而擊之卒之尋邑敗而王莽旋亡尚結賛敗而吐蕃始𢚩鄢陵以後鄭雖未服終春秋之世楚不復與晉戰殆亦監於此敗與

汪氏曰二百四十二年中國勝楚者惟城濮鄢陵而已自泓之敗楚横行諸夏至城濮而沮其志邲之戰楚之陵駕尤甚至鄢陵而稍挫其鋒不然楚將倚鄭而長驅中原害可勝道耶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高氏曰春秋書敗績者十有六中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軍法於一主將楚之敗績惟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可以見楚之賞罰行而兵之所以强也按此書法與殺得臣同義已詳前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晉以僑如之譖責魯之後期而不見此其罪不在公故不書公不得見而曰不見公譏晉也平丘以邾莒

之訴拒公而不與盟公亦不能無罪焉故不書辭公盟而曰公不與盟譏公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自單伯會伐宋以後無復書王臣會伐者晉之伐秦劉子成子在會而不書以秦晉之相攻私怨而已春秋不與其報私怨也此書尹子以主會者鄭之從楚而病中國公義所不容春秋與其仗公義也去國經年見似人者而喜晉以鄭之携貳而伐之非誠能攘夷

也以鄢陵之役徵兵不至故以天子令之非誠能尊王也然能以尊王攘夷為名則尊王攘夷之義尚未泯于天下而尊王攘夷之功必將有見于後世者此夫子作春秋之大旨不得已之苦心也

曹伯歸自京師

簒逆之惡人所共憤其從之者廹于勢也曹伯既見執矣無復可畏而國人請之子臧賢者絶不帶於於衷内平其國以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簒逆者何

以得此於人哉曹人不以為簒逆而晉人以為簒逆則是傳之者妄也宜王之釋之矣曹伯不名明無辠也書自京師明其得白於王非徒請於晉而苟免也不書復歸曹未易君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公作招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一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晉恃其強即鄰國之君猶逞意而執之舍之何有於

魯臣所可憾者季孫舍矣公不急歸而致辟于僑如乃聽其出奔歸而刺偃偃雖為穆姜所指未見偃有不臣之心也凶淫獲免無罪見誅屢辱於強國而不知自省徒恃區區之盟亦何益哉凡殺者不言其罪義以專殺為重也公子買則書之著其為楚而殺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高氏曰晉命也據左傳鄭侵晉衛救晉侵晉經不書事未必然鄭即背晉何敢與晉抗楚犯中國不過宋

衛而已況鄭乎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

會伐則主尹子單子者王命為重也盟則無所主而書同者盟非王命也如以王命盟諸侯則必受命於王都使司盟掌其載太史藏其約令於柯陵非王之所以命諸侯也故書同高氏曰晉厲之失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强楚者由假王靈仗義以令天下也臨

川吴氏曰方欲伐鄭楚救至而即還不成乎伐故不
以伐致而以會致
齊高無咎出奔莒
劉氏曰無咎身為卿士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間而
見逐亦不為無過也故書奔無異文
九月辛丑用郊
趙氏曰用者不卜而自用之也前此屢卜而不從故
成公不敢復卜恐終不得郊也按成公之郊徒為夸

大而已天之享與不享不復顧也春秋書用其所僭之禮必甚於前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以王命討有罪即以王命興諸侯之師可也乃使大夫乞師畀王室矣何以服鄭然鄭雖未服而三假王命以伐之亦可以振義聲於天下矣故以伐致終焉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公作軫穀作蜃

十一月無壬申明係誤文公羊穀梁即誤文解之太
鑿春秋月日誤者甚多以歷法攷其日合者十七不
合者十三以合者之多知不合者之皆誤也又何疑
於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
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
君州蒲

據左氏所載則弑其君者欒書為首惡矣春秋不書而稱國以弑穀梁氏以為稱國以弑君惡甚也夫君即甚惡而臣弑之其罪無末減之理況晉厲之為君德雖不令而攘敵郤楚功亦足録即其惡之甚者莫甚於殺三郤而又自欒書導之何得宥欒書而專罪其君也攷之晉語其說原有二焉一則與左氏傳同一則云晉厲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國人弗蠲遂弑諸翼此或其實録與大抵殺胥童者書

偃也而弑君者國人也胥童劫書偃而欲殺之厲公弗忍而止及國人既怒其君書偃說之殺胥童以解於國人故書國以殺也胥童雖殺而國人勢不可止遂至於弑君於書偃固無與也故當時莫以書偃為弑君如士鞅見逐於欒黶其怨欒氏必深矣猶言武子之德比於甘棠使誠有弑君之惡即不為之暴揚何至頌之若此乎晉語載叔向之言亦未嘗斥其弑君惟云行刑不疚以免於難蓋謂殺胥童之事耳殺

胥童者志在免君故不疚也又云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夫弑君者何德行之可宣何憲則之能順則欒書之不弑君固彰彰矣其以弑君之罪加欒書者實始于陽畢晉語陽畢謂平公曰欒書覆宗殺厲以厚其家滅欒氏則民威矣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所謂原者原大夫趙衰也即以左氏所載攷之陽氏之先處父固黨于趙氏而趙括趙同之難欒氏實為戎首故趙嬰齊曰我在故欒氏

不作我亡二昆其憂由此思之欒氏者趙氏之深仇也陽氏為趙氏之黨故為之報欒而即以與趙當欒氏之討趙氏也必以弒君故陽氏之報欒氏也亦以弒君特因簋遺之亂而中以莫須有之事快其私憤而已非公論也不然書偃當時同處嫌疑其子孫宜同被罪乃欒盈逐而中行吳用事則何也迨欒盈以叛誅趙氏世擅晉國於是陽畢之說無敢異議欒書之弒晉乘記之矣夫子之所據者魯史也魯史之所

據者當時之赴告也原無主名則亦因而闕之雖晉
乘所記鑿鑿不疑夫子不以為然不忍陷賢者於大
逆也魯史亡而左氏之傳作於晉事特詳其所採纍
書之事晉乘也非魯史也或曰偃之與弒陽畢不言
晉乘何由及之左氏或別有據不知中行既逐之後
黨三家而惡中行者以書偃同事牽而附之固易易
矣左氏不辨而採之遂與春秋相牴牾千載而下竟
成不解之惑試即左氏之書攷其說之所自來亦可

以渙然而氷釋也哉胡氏傳此不明其義晦翁遇其
孫而詢之言文定之意以為廢之可也弒之不可夫
卓子夷皐皆在可廢里克趙盾何以見書此亦未為
定論故不敢筆之於書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佐以殺叛殺之可也然為慶氏之濁亂而激於義憤
非真叛也不原其本志而遽殺之崔慶之禍自此始
矣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

彭城南控江淮北達河濟亦中國之要會楚以魚石守之塞夷庚而懼吳晉其謀深矣然以三百乘之戍孤懸於外亦何能為此西鉏吾所以無憂也奔大夫復入者魚石欒盈華亥宋辰亥與辰書入以叛者志在自保也石與盈書復入而不書叛者將以亂國而復有其邑也志在自保雖華亥之入其國與宋辰之據外邑同辭志在亂國雖魚石之據外邑與欒盈之

入其國同辭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

邾子來朝　築鹿囿

書築囿始此以晉聘而杞邾來朝自謂恃晉可以威

諸侯故為苑囿之樂以鳴得意也唐仇士良曰天子

不可令閒常以奢靡娛其耳目然後吾輩可以得志

魯臣之所以愚其君者亦用此術成公勿悟而為之

大夫遂得以擅權而不返矣

巳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公作彭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楚鄭之伐國前書大夫帥師師者多矣此書人者前軍遇晉師而即還子重未至宋也非貶詞也晉悼之伯可以不愧主盟然上之不能如齊桓之服楚次之又不能如晉文之勝楚唯數出師以敝之楚敝而晉之力亦竭于服鄭故始終書同盟而已一書乞師而後

不復書者見晉悼之睦諸侯而諸侯自樂從也始書同盟而終亦書同盟者見晉悼之數勤諸侯而無以振起其大勢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讀春秋畧記卷八

讀春秋畧記卷九

明　朱朝瑛　撰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石氏曰哀二年齊衛圍戚不曰衛戚不與齊衛之助子圍父也此圍彭城則繫之宋不與楚之取地以與叛人也一字之筆削而父子之倫君臣之義夷夏之分

咸具焉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厥公作屈鄫公作合

趙氏曰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鬬楚而不懾所以謹用諸侯而不輕鬬其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禮諸侯相見揖讓入門天子崩不得終禮此來朝不
書曰未辨其日之久近杜氏范氏以爲赴未至亦不
可知然來聘在冬已踰月矣豈猶未至耶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稱師以伐怒而用衆也趙氏曰楚納叛晉伐叛此其
順逆尤曉然者矣何尚爲楚而伐宋耶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
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高郵孫氏曰晉宋稱師師將卑師衆也甯殖書名將尊師少也蘇氏曰鄭雖有叛中國之罪而伐其喪則非義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是時鄭有從晉之謀成公以楚子救鄭親集矢於其目不忍背之既卒而嗣君立諸大夫猶疑於官命之未改晉恐其一入于楚則為楚所籠絡未易遽變故

汲汲謀之然一歲之間三合兵車撡之為已蹙矣

已亥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

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為中國之險要王畿之捍衛漢屬成皐今屬汜

水鄭莊所稱制為巖邑者即此也楚所以耽耽於鄭

正為此耳鄭既從楚而楚未敢據有之者晉拒其前

吳乘其後也使楚得而據之扼天下之吭而制其命

禍不獨在鄭矣晉悼初立即率諸侯非以偪鄭實以防楚也可謂知先務矣不以虎牢繫鄭功在天下也猶之楚丘不繫衛緣陵不繫杞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劉氏曰嬰齊壬夫畏其偪而殺之也

三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

趙氏曰楚之兵力既分于吴不能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所以稍紓吴既受楚兵亦不能無求於中國故

五年戚之會不名而自至自是楚之勢日孤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犄其東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汪氏曰魯君朝晉而盟者四文公有三焉晉始以陽處父盟後乃親盟皆於其國都惟此年去國都而與公盟有以見襄靈之倨而悼公之謙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諸侯而與王臣盟者女栗之盟也離盟盟也離盟不得書同翟泉之盟則諸侯受盟于王都故王人為主而不書同此外無不書同者以王臣受盟於邦國非諸侯受盟于王都也汪氏曰此與柯陵平丘皆先書會而後書曰以同盟不再舉諸侯所以著王臣受盟而貶其瀆分之罪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書諸侯之大夫奉君命也與溴梁之私盟者不同大
夫奉君命以盟晉無屈巳之嫌僑無抗君之失大夫
無專國之罪諸侯無失政之疑其為禮甚安而分甚
明也然踐土之盟陳侯如會未嘗再盟此則再盟者
陳自宣九年會扈不至迄今三十年不與諸夏之盟
會今又以臣會而君不親猶有疑畏之意焉故與之
盟以安其心也

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張氏曰荀罃賢大夫也見陳人之服不能輔其君益
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興師以問
罪規模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
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作弋）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
葬我小君定姒
二十三日而即葬其禮畧也傳云不殯于廟無櫬不
虞他可類推已名尊之而實卑之以是而葬妾母亦

未為大失然而未得其道也檀弓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此由人子之至情不以毋之貴賤異也今葬之太速得無有誠信之未周貽悔於後日者乎是非求合於禮也欺襄公之幼而已據實書之得失自見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廬陵李氏曰陳圍頓以甚楚之忿與鄭獲公子燮以

激楚之爭事正相類其後皆連兵數載而不息非處

巳寡怨之道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

鄫世子巫如晉

王氏曰鄫雖小亦國也請於晉而屬之比諸魯大夫

而覿之魯之失與晉之失鄫之失皆可見矣故紀譏

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凡會吳或書會以會或書會以及猶遞而外之此直
內衛以外吳者若曰以吳視衛則衛猶同室也所以
甚外之也外之甚者以中國之大夫先為吳人屈大
失中外之防故特為此書法以嚴之也然則如何晉
因其使來報焉可也先使魯衛往為會禮則非許氏
曰晉楚爭衡權之輕重在吳故晉急吳如此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進而書人諸侯進之也十二國之諸侯嘉其慕義遠來翕然與之為會列之於中國矣春秋因而書之以著世變焉耳夫吳之不可與無以異於楚也諸侯於此則進之柤向之會復殊會以外之者以其不與救陳及伐鄭也于柤之會猶隱之於向之會乃明數其不德而退之矣猶與會焉何哉

公至自會　冬戍陳

高氏曰諸侯各還國而遣戍離至而不會故不可得

而序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書救固善之亦惜之也既戍之矣又不足以禦而親救之力亦竭矣士匄憂晉之喪陳與管仲憂齊之不保江黄智謀之士所見畧同也皆無策以安之則力服者之不能周其所成就亦同也然晉之救陳猶愈於齊之坐視而不救齊處強弩之末晉當發硎之初

也

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高氏曰朝廷尚敬華弱以瀆慢見逐宜矣書奔以罪

弱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鄫事之本末左氏載之詳矣經書曰滅則是滅之耳

公穀以為非滅也立莒公子以為後也胡氏從之而

不取左氏者以昭四年魯復有取鄫之文耳不知昭
四年之取鄫猶之昭元年之取鄆皆取之莒也即如
公穀之說鄫君尚在雖立莒公子為世子經不得書
滅鄫君若亡莒欲立其子於鄫必以兵入莒殺世子
巫而後可豈得謂之非滅乎季氏曰公穀所載是絕
世之詞不得混於滅國之例而無别也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四年傳稱邾人莒人伐鄫令莒獨取之豹如邾以閒

莒也晉以鄫故來討宿如晉以謝亡鄫且謀莒也晉
方患楚未暇及之故莒之伐魯者再四晉不一問而
與於盟會者如故晉之不競亦可見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張氏曰子產對晉人侵小之問以為武獻以下兼國
多矣然則晉為吞併之首宜其無以戢諸侯之相滅
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

郲子來朝　城費

自南遺城費而後南蒯爲費宰欲出季氏遂以費叛繼之公山不狃又欲去三桓而以費叛方季氏之城費也以為自固之計不顧其害於公家不知其為己患者如此然則害於公者雖利於私未有能終利焉者也以昭十三年之書圍費定十二年之書墮費比而觀之春秋之意可見矣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

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季氏曰楚以十月圍陳至十二月晉始會諸侯於鄬蓋有畏楚之心而不能急救也陳既失恃晉遂無以宗諸侯自是而中國盟會不復有陳晉亦不復致討豈真有意於懐陳者哉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王氏曰九年子駟與晉爭盟詞不少屈而晉人不以

弑君為討則子駟之不弑君可見趙氏曰如實弑而

書卒是庇賊也

陳侯逃歸

汪氏曰春秋於諸侯之去楚者皆不書唯陳鄭之逃

中國則書之所以辨內外而謹其防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晉悼之立未及十年而魯君四朝則他諸侯可知是

倍於事天子之禮也晉侯亦嫌其太數故為邢丘之

會以定其數盖因其來朝而命之左氏以為如晉聽朝聘之數者非也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陳之從晉則圍頓鄭之從晉則侵蔡而獲其公子頓與蔡皆楚之與國也凡向背轉移之間必有所示絶於彼而後可取信於此此盖主盟者之意而黨附者亦出於不得已以為如此則其託足者固無復轉移之地不知啟衅速禍以致其俯張反覆者正在於此

凡爲人伐者雖御書人邢丘之會鄭伯獻捷而親聽
命則侵蔡之役出於晉志可知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晉侯命朝聘之數似乎帝制自爲於吳楚之僭號相
距不遠春秋黜吳楚而不黜晉者周禮行人之職曰
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則諸侯之相朝聘
固先王之所制矣鄭子太叔曰文襄之伯令諸侯三
歲而聘五歲而朝此雖僭擬天子之數要其令于諸

侯以為名者則猶是相朝聘之周禮也若吳楚之事他不槪見即如孟諸陽橋之役宋鄭蔡許之君隷楚軍乘楚車而為其左右已儼然臣之豈特朝聘而已至於邢丘之會則悼公因其故事而議損之此正其不安于僭之意故終悼公之世凡七年而公止一朝季孫止一聘則他諸侯亦可知矣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亦其謙德説者以是為失政之始過矣大夫制命不可聽命何害春秋所以人之者以列國之大

夫承悼公之謙德莫能告之以周禮使復其舊章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莒既併鄫而稍強諸侯又莫之討是以肆然敢於伐

魯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

來聘　九年春宋災

郝氏曰外災弔則書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

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以莒之弱小屢奸齊盟而不能討豈遂能得志於鄭諸侯之不欲戰則晉之威力不足以鼓動諸侯可知故書同盟而已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傳稱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於鍾離是諸侯先自會會而後與吳會也盖會戚之後吳不救陳則吳之不足恃已可見矣故先自會以定其謀而後與吳會以觀其志也先會不地志在後會也觀于此則知十四年之會向與戚十五年之會鍾離皆可以例推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汪氏曰偪陽與柤皆在今沛縣乃吳入中國之要衝則會柤蓋謀偪陽而滅偪陽乃以通吳於中國也齊桓之伯滅譚滅遂晉文之伯執曹伯逐衛侯晉悼之伯滅偪陽皆功不掩過所以為三王之罪人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髙氏曰宋受偪陽故也陳氏曰凡専將言帥師師苟二國會則先序主兵者而不言帥師言帥師師是國自為帥也按鄭為罷國而與楚並書帥師明其師競已甚

也罪之深矣

晉師伐秦

是時宋方被伐晉不救宋而伐秦者秦方南交于楚去年乞楚師以侵晉今必出兵以助楚故伐秦者伐交之兵也然而晉之失計實在於此嘗論之晉悼有深謹之小心而無豁達之大度以虎牢為中國之要地而竭力以爭之不敢越鄭一步而問陳蔡者懼秦之撓其後也此其所執者深謹之小心也去年秦挾

楚以侵晉亦以報麻隧之役耳誠能降心與之釋怨
復尋令狐之盟秦景懲於前轍將圖𠃔釁之舋則資
其兵力可與攘楚楚屈而鄭自服陳蔡亦相率而至
矣晉悼不能出此此其所短者𧮰達之大度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諸侯之世子以皮幣繼子男常制也今以先後至為
序列齊光于四國之上據實書之其失自見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子輒

張氏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騑之罪也成公之卒諸大夫皆欲從晉矣騑以官命未改止之及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騑請從楚而任其咎發輒無所匡救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殺之所謂上慢下暴盜思伐之也不稱大夫殆以此與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城虎牢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戍虎牢復繫之

鄭者聚諸侯之師於一國則一國之病也楚救多不書此書楚救者罪諸侯之不能撫鄭也此時鄭之執政主謀從楚者皆死矣以德綏鄭以力禦楚鄭必固與晉矣脅之以威與楚何異宜其既平而復渝也晉亦自知其過不復謀鄭鄭於是乎共謀從楚矣從荀罃之議發之戍鄭之前則子展之謀何待涉潁之後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前此未有自今創之謂之作魯若舊有三軍不得以
作書矣周禮公侯之地方百里者四五故有大國三
軍之說揆以王制孟子之言國雖大不過百里三郊
三遂比于天子之鄉遂戸口多寡不同豈必一郊一
遂各有一軍乎周禮為後人汩亂多附以僭竊之事
不可盡信也魯頌之公徒三萬則追頌周公之辭詳
見讀詩畧記成二年鞌之戰四卿並將葢二軍而正
副偕行其無三軍明矣季武子欲主一軍而專之故

請於叔孫穆子而作三軍各毀己之私乗以補其數
其名則毀私以為公其實則奪公以為私也乾侯之
禍兆於此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卜不從而不郊亦愈乎猶三望者已然以四卜非
禮故書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

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穀作京

侵宋以怒晉而後與之子展之謀亦迂且危所以為此謀者鄭亦苦晉楚之迭擾而欲其一决也晉不興師以伐楚而日以伐鄭為事口血未乾而背之諸侯道敝而無成亦何貴乎主盟矣書同盟與盟𢧐同義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鄭之反覆極矣至此而晉忽信之不疑者以其告絕於楚也鄭亦果不復叛者以楚之執行人知其力止于此也夫楚之所以不復逞者虎牢之戍以逸代勞初雖偪鄭終能綏鄭也再書會者録其服鄭之功也再書會而不言鄭以服鄭而不能服楚其功未足尚也比于召陵之再書盟而稱楚屈完者固有間矣

公至自會

李氏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立

文精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啖氏曰稱行人以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以執以已執也高氏曰楚之力已不能得鄭故執良霄以舒憤懣之氣耳

冬秦人伐晉

秦楚結為昏姻故秦為楚伐晉也晉倚吳以撓楚使力分於吳不暇爭鄭楚亦倚秦以撓晉使力分於秦

不暇爭陳蔡也家氏曰晉敗不書不與秦之為楚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前者莒苐侵魯而已至此乃敢伐而圍者瞰魯之三分其民公室微弱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入者克之而弗有也文十二年帥師城鄆則鄆固魯地而見奪於莒也今又三伐莒之虐魯已甚因救台之師而入其邑専之亦不為過況魯之故土乎遂者

急辭也說者謂誅其擅權主事非也然于此書救台
入鄆者季孫宿也於十五年書救成至遇者公也比
事觀之而作三軍之利於私病於公者可見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
貞帥師侵宋
盧陵李氏曰傳言伐而經書侵著楚之無能為也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鄁而不討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臧武仲始受邑也

按城以時不書此則書之者為臧氏受邑而城非為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傳稱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則諸侯之外吳可見故春秋以殊會書數其不德者蓋謂吳之伐楚不於救陳伐鄭之時與晉為聲應乃俟楚共之喪而伐之以是為無德於晉也夫吳之撓楚楚人疲於奔命其于中國亦有犄角之功要其志本自為非為中國晉自不覺耳鄭未服則進之鄭既服則退之退之而復與會則猶未絕之也欲禦楚而增一楚春秋所

深慮矣齊崔杼宋華閲衛北宮括不書而書人左氏以為惰也陳氏曰不親事於會也晉侯之志巳怠諸國之大夫有不親事於會者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季氏曰自文公以來出師未有若此之衆也然秦關河四塞豈易攻之國哉悼公特假諸侯以示威耳後

雖無功而秦已閉關自守終春秋之世不復與晉爭矣郝氏曰齊桓之合諸侯也滕薛而下不與焉所以恤小而節其力也晉文寖侈而會不數悼公之世無歲不會雖杞小邾不得免焉聖人所為蒿目而憂也

已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衎

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甯殖猶知惡之聖人作春秋反掩其罪而以自奔為文胡氏以為臣而弒君其罪已明春秋發其所未明者以警乎人君

也然則弒君之罪豈有未明而必書之大都其君既沒則以討賊之義責其臣子其君尚存則以討賊之義責其身世道雖衰公論猶在奔亡之餘苟能困心横慮憤發其所為未有不可以復振者也甯殖謂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君入則掩之視其君之出入若惟吾所制而莫之忌也春秋以自奔為文明其咎之在巳即以明其權之在巳也知權之在巳必將奮起而圖之亂臣賊子斯悚然而有所懼矣故君

之見弒不論有罪無罪而皆書弒其君君之見逐不論有罪無罪而皆書出奔無非正名定分之義也君與臣不嫌同詞君臣之辨自明也正與邪不嫌同辭邪正之辨自明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莒自滅鄫以來四伐我矣溴梁之執未為過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不得志於中國以吳為之梗故舍中國而伐之欲先服吳而後及中國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杜氏曰謀定剽也以會於林父之私邑也剽實簒位晉不能討反為會以盟之悼公之不足為盟主於是益見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来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

汪氏曰聘而遂盟已為非禮況以國君降尊失列而與大夫盟又盟於國都之外乎公嘗如晉及晉侯盟於長樗此伯主之謙以懷望國非諸侯所施於鄰國大夫者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臨川吳氏曰桓八年祭公遂逆后而紀姜遂歸京師其逆其歸兩從苟簡故並書之今劉夏以士逆后

而齊之歸女無違於禮故書逆不書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高氏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為戚之會以定衛剽齊之伐我以此之故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早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按季孫叔孫帥師者以公不進故二卿繼之也二卿師至齊遂解圍而去成郛已為齊毀則師師城之耳齊之為衛伐魯其事

亦直然不能致詰于晉而惟魯是仇此其惡也魯之備齊城成自不可緩因齊難而城之用師亦不為過然攷其所以致此紛紜者由宿之會戚則咎有所歸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高氏曰邾黨於齊故來伐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强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齊與邾莒交伐魯之不競甚矣此無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

高氏曰邾莒伐魯魯告于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遇疾而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羅氏曰斬焉衰絰而會諸侯已非禮矣諸侯咸在而大夫專盟是大夫無諸

侯也執邾莒之君而不歸京師是諸侯無天子也高厚逃歸齊人益輕諸侯故公會未至而齊已見伐矣晉平之不克繼如此

五月甲子地震

此三家專政之應也地為臣道而主靜震則不安於臣矣漢安帝時京師地震楊震以為近臣恃權踰法之象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爲鄭虐故不得已而依楚悼公置許不問而許遂有棄楚即晉之思矣會悼公卒而不果平公遽狥鄭志而伐之徒激楚怒許終不服亦何益哉荀偃主兵而首鄭伯與垂隴新城之會同一書法傳稱此役伐楚敗之未可信誠有之許當報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高氏曰魯之君臣不能内修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于晉可恥甚矣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𨐋卒𨐋公穀作瞯　宋人伐陳

李氏曰宣十四年宋師伐陳為晉討貳也此年伐陳

不見致舋之由其事亦與宣十四年同蓋陳自逃歸

以後不與中國之盟會者已十年也

夏衞石買帥師伐曹

曹近於衞而不與會戚以定剽故孫蒯欲伐之因田

以搆舋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君臣分道而交伐惡已甚矣齊固仇魯又以邾莒黨齊為魯而見執故為邾莒報怨必欲逞志於魯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王氏曰魯之四鄙而莒伐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魯之不振甚矣國有政雖小而强國無政雖大必弱魯蒐於紅革車千乘豈曰無兵而陵夷至此者三家分政民不知有君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書國書名猶是中國之附庸也其書來者言其不能乎朝也此直書白狄則其書來者不與其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伐曹曹愬於晉衛使石買至晉告伐曹之故晉人執之故書行人劉氏曰晉知買伐曹之惡未知孫氏逐君之惡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穀作齊侯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未有書同者而書同不以晉侯主兵也齊之伐魯三年之中五伐四圍陵暴之極世所未有晉竟置之罔聞雖以叔孫豹之乞憐猶遲遲其未應也至今秋齊復舉大衆以伐魯然後合諸侯以圍之盖亦激於公議耳何以知之邾莒素黨於齊以伐魯今亦歸咎于齊而從晉以伐之則齊之不容于公議可知故書曰同圍齊明晉之不得專其功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書卒於師穀梁氏以為閔之是也負芻誠弑太子春秋無貶無貶詞將何以明其討賊之義乎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楚自蕭魚之後不復加兵於鄭者八年今又伐鄭者閒諸侯之有事於齊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作阿）

蒙圍齊而書盟圍既同圍不以晉侯主兵則盟亦同盟

不以晉侯主盟矣其義不言而可知也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季孫宿如晉

邾之先君以伐魯而見執矣嗣君不悛故復執而訊

之然既與圍齊又與于盟乃執之以刼其地是自敗

其盟也故公之至不致會而致伐書邾田明非魯之

舊也書自漷水明其取之多也公至而後取田是魯

獨取之非諸侯之罪也取田而後宿如晉是取田為

重拜師為輕也詳書之而魯公之徇利可見矣晉書

人非晉侯志也觀魯公之享六卿賄荀偃則知其謀之出於大夫也以大夫而執君取田無王亦無君矣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是時衛侯衎在齊故林父伐之晉亦惡其不服欒魴與之會伐欒魴不書林父為首惡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作瑗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不

書其故不問何事而皆罪也此至穀而還特書閧齊侯卒所以明喪不可伐將得專制之意與因他故而壅君命者不可以概論也此為春秋僅見之事故以特筆著之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靈公廢莊公而立牙為太子使高厚傅之而厚不諫止莊公既立怒而殺之故書國以殺傳以為崔杼擅殺非也莊公既殺戎子執公子牙則使杼殺厚亦勢

所必至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鄭之討嘉以純門之師可謂正其名矣猶以殺大夫為文者以利其室而分之則所以為名者疑於託辭而不足以服人故不得比於良霄之例也春秋之嚴於利如此

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成

齊未服晉必不能忘魯故城西郛以備之旣與晉平又恐齊之閒已與晉合而為難故為柯之會以自固於晉又城武成以防齊魯之怯也甚矣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前年祝柯之盟莒與魯已釋憾矣今復自盟以結好於是十五年不交兵葢莒已結怨於齊不得不親魯耳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晉平之盟諸侯前後書同獨於此盟主晉平而不書同者明齊之所以受盟為晉之不伐喪也薛氏曰齊之無道十二國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之聞喪而還師遂盟於澶淵修德來遠洵不誣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傳稱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夫諸侯之事邾魯所同邾能來而魯弗能報者既執邾子而取邾田

則邾人怒而魯人怠也魯不能自反而必報之亦已甚矣故書伐邾不書來伐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自踐土翟泉以來不與中國會盟者已七八十年一旦强以之晉勢必不能燮與履身為介弟而處亂朝不能如魯叔肸之見幾早自引退燮以良謀被殺履以見疑出奔以為無罪則皆無罪也以為自取則亦皆自取也然死者以專殺之義為重故以殺大夫

為文生者以責已之義為重故以自奔為文高氏曰

履之奔楚以自理也陳黄亦然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陳黄之被譖而出奔與蔡履之見疑同然履與燮以

兄弟而疑及之固也黄則風馬牛不相及矣譖以同

謀絶無所因不過以陳侯寵任畏其偪而譖之也及

其被譖陳侯又不能為之辨則其寵任之適以禍之

也故蔡燮蔡履第書公子陳黄則書陳侯之弟罪累

上之詞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汪氏曰魯自蕭魚以後連歲交兵不遑聘問之事雖

向戌之來聘亦未之報也今始平于齊遂尋舊好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僖公取濟西田使公子遂往拜之成公取汶陽田則

君親往襄公取邾田則季孫宿往拜矣君又親往拜

之魯之事晉漸進而益恭如此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黄氏曰一受庶其之叛而牟夷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滙為賊淵然魯之受之君皆不在季氏實為之也按春秋之時惟利是視然有埶自足以取之而弗納其降者莒吳之郤鼓人是也有力不足以保之而弗利其屬者季氏之辭鄫是也有義不可以有之而弗庇其叛者齊景之歸鄆讙是也魯之于邾欲取其地則難因其來而保之則易故受之以為得計而不

知義之不可以有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氏所載欒祁以母諸子以滅其族恐非人情殊不可信晉語云平公六年箕遺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逐羣賊問于陽畢畢曰去其枝葉絶其本根可以少間夫欒氏之誣晉國久矣欒書實覆宗弒厲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而國安矣遂逐欒盈以此觀之則因箕遺諸人以及欒盈非因欒盈以及箕遺

諸人也傳稱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大抵欒盈交不擇人而羣不逞之徒將倚以庇身焉此禍之所由及也厲公之時欒書為政而國人弒君久處嫌疑之際怨家耽耽方伺其間而又私植黨與以藉之口實其及也宜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歷推日食凡一百七十三日而日一交一年止二交交前後不過六度八度而一月交差約三十度豈有

比月頻食之理唐一行大衍歴云此在誤條今以授時大統推之惟九月朔入食限十月朔則否二十四年之比食亦惟合於七月春秋誤文衍文多矣如隐三年之誤書月日桓十二年十一月之重書丙戌乃其較著者又何疑於此漢書惟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比月而食亦班氏之誤記也或曰天文欲為異者無所不可何以此後二千年不復一見其誤可知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于商任

齊始服晉晉恐其盟不固則欒氏之出齊或納之故為此會以堅齊盟因以錮欒氏也及齊果納欒氏則又會沙隨以戒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傳稱欒盈自楚適齊齊侯納之其事在秋晉侯必聞

之矣故為此會以戒齊侯也齊侯終保之晉令不行
亦復何益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蘇氏曰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
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既受其叛不得不納其黨春秋書之無遺詞甚惡內
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家氏曰二慶之誅黄之復楚皆専之春秋書法若陳自殺之自復之者不予楚之専制中國也汪氏曰二慶之閉城以楚之誅已而拒之非叛陳侯也故不以叛書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凡奔大夫書復入于邑或書入於邑以叛者有矣未

有書復入於國者書復入於國非常之辭蓋刦衆敵

君矢及君屋比之魚石罪更甚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齊之所以服晉者以晉不伐喪有以服其心也然衛

侯衎在齊而剽在會齊又心非之矣晉助林父以拒

衎齊亦助欒盈以亂晉故伐衛者為衎也伐晉者乘

欒盈之難為衎報晉也報報之反晉之禍固所應得

尤而效之齊之罪為更甚焉故叔孫豹書救惡齊也

蘇氏曰聶北之救邢先次而後救卒能救也此之救晉先救而後次終不及於事也

己夘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紇為臧孫許之庶子奪嫡臧為而立之已自處於非禮又為季孫廢長立少以致奔亡自取之也

晉人殺欒盈

盈以曲沃之甲承公門雖未弒君而已為寇於國矣故以討賊之詞書之

齊侯襲莒

高氏曰以十八年莒子與於圍齊故也掩其不備曰襲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以諸侯之尊而為盜賊之事也

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豹如晉以雍榆之次謝無功於晉也猶懼晉之見疑羯復侵齊以悦之盖自平陰而後魯益輕齊矣

夏楚子伐吳

高氏曰楚至是巳三伐吳盖急吳而緩中國矣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趙氏曰齊侯襲莒無獲故崔杼復伐之成君之惡而巳得行其奸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公作陳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會於夷儀將以伐齊以水不克且聞楚之伐鄭遂去

齊而救鄭無損於齊徒招鄭寇其救亦不足録矣傳稱晉張骼輔躒出入楚師踞轉鼓琴此猶李廣之解鞍縱馬匈奴疑之而弗敢擊也晉楚實未交兵故不書戰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許氏曰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自後五十餘年始有叔孫豹而魯之聘王止此矣是時齊人城郟不書齊以叛晉故媚王非所急也

大饑

汪氏曰雖有大水未嘗毀宮室墮城郭則倉廩所積宜無恙也遽至大饑無備可知此其咎不在天道而在人事也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許氏曰齊莊肆暴鄰邦而又躬亂臣室崔杼因民不忍以其君與晉市此足為世鑑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此與桓二年稷之會皆受賂以庇賊也于彼書成宋亂於此不書成齊亂者亂之成書其所始而已高氏曰以義會諸侯而以姦終之故不書伐齊亦不書齊受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春

秋不免於書入以陳非首惡薄伐之以示儆焉可也入其城為已甚矣高氏曰去秋夷儀之會楚與三國伐鄭而陳尤致力今復會夷儀鄭慮楚之復來故先入陳以奪其心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受賂而庇賊何足以主盟書同而已文十五年扈之盟不序諸侯則不必書同此已序諸侯於前嫌于主晉侯也故書同祝柯之不書同義已見前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齊晉既平因而平衎與剽分夷儀以與衎使若兩君然春秋亦因而著之會夷儀者剽也衛侯也入夷儀者衎也衛侯也彼亦一衛侯此亦一衛侯不嫌名實相亂者傷世道之變諸侯莫能正而反狥之淩夷至于此極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陳氏曰楚書大夫滅國楚强也自是滅國多書大夫

晉書荀吳蔡書公孫姓鄭書游速其不書大夫者惟吳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作蠆

陳之不從中國幾年於茲矣晉不問而鄭伐之再至於得成乃已蓋以楚之侮我謂我怯耳故摧陳以奪其心也明年楚伐鄭又以諸侯將和楚特徇許之請則不復禦楚以逞其志一張一弛各得其宜此子產之善謀也故春秋於此無貶辭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公穀作謁）

以千乘之君死於一矢自輕故也非巢人能殺之故不書巢人殺而書門于巢卒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剽列於諸侯之會者皆孫氏甯氏為之甯氏既正其為君則不得不正甯喜之為弒也既正甯喜之為弒而林父之背衎復以叛書既正林父之為叛而衎之歸

衛復以名書者不正甯喜之為弑則臣之於君可以輕廢置也不正林父之為叛則臣之於君可以私向背也不名衛君之復歸則君之于臣可以智術使而國可以權謀得也夫子展子鮮或挽或推衛侯自有歸道何必藉甯喜以弑剽而後入乎陳氏曰鄭伯入櫟嘗與諸侯會盟則位已定故不書復歸衛侯入夷儀位尚未定也故書復歸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

淵

晉黨林父使吳來聘召公為會謀討衛侯魯獨親往會之而他國皆以大夫會者助臣抗君國君之所痛心疾首而魯公則受欺于季氏而不察也趙武書人貶之也宋曹亦因之而貶而鄭良霄特以名見者鄭伯為衛侯如晉知其大夫不為孫氏也大夫書名為常詞以稱人者形之而見其不黨家氏曰取衛田以益林父晉平何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自為私計羽

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為亂以為彼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可喟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凡殺世子必書其君者父子之間自有天性非人所能間也其君必先自迷而後小人得以動於惡耳

晉人執衛甯喜

討其弒剽執之可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則是為林父而執之也其可乎執衛侯不書旋釋之也左氏以

為歸衛姬於晉而後釋如此大惡春秋豈得不書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

許靈公

許之受侮於鄭雖遷而不已晉不能以德懐之反助

鄭而伐許許於是即安於楚不得已也至是乞師伐

鄭以死要之亦可哀已死非其所豈所願哉楚為之

伐鄭得逞以歸而後葬為誼不負許也楚之懐許于

流離死喪之日抑強以安弱與晉之辱衛於奔亡困

頓之餘庇賊以抗君者其得失之相去何如毋怪乎諸侯之朝楚而中國日衰矣故書以志慨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自僑如逆婦而後齊魯不通好者二十餘年叔老一如齊而復絕者又八年至此景公立而來聘欲善於諸侯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奂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奂公作瑗

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則是南北兩伯矣使楚能去其王號與晉協心輯諸侯以尊王室雖不得比於周召之分陝亦將軼桓文而上之矣晉實無志於此而徒以弭兵為名兵其可終弭乎楚日以盛晉日以衰於申之會天下之大勢在楚而滅陳滅蔡遂紛然不可制矣所謂同盟而弭兵者僅十餘年向戌諸人自以為安天下之大計而不知其啓天下之大變也春秋書之無貶詞者不待貶也杜氏曰齊秦

不交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故不書書於宋則宋與盟可知

衛殺其大夫甯喜

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仲壬而立昭子昭子立而殺豎牛仲尼曰昭子不賞私勞不可能也以昭子之立未嘗有求於豎牛也今衛獻因甯喜以求入既入而殺之何以服甯喜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家氏曰剽篡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不得殺也甯喜弑

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不得殺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爲衛侯不能請命天子以大義動諸侯乃迫於君命干甯喜以返國衛侯之無信早已知之今復誰咎故其出也以自奔爲文書弟譏衛侯也腹心委之卒以小負見絶情不出於公正固不可以久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盟不繫之諸侯大夫已無

君矣此會諸侯不在而大夫盟仍繫之諸侯者夷夏不分共為盟主此天下之大變其漸有所自來不得專歸罪于大夫也會與盟不同月中有事以間之故再書於宋非義所在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　夏衛石惡出奔晉

石惡非甯氏之黨也不過以其君之賞罰無章自懼不免故哭甯喜之死實未嘗與之同謀也惡惟不哀

其父而哀甯喜衛人遂目之為黨惡亦無以自解耳使惡誠黨於甯則孫氏之讎也晉方庇孫氏惡何為而奔晉乎

邾子來朝

魯取邾田又納其叛邾益弱矣不復能報故因重丘之盟以祈修好而來朝也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欲如楚而先告晉由是魯於晉楚遂兩事焉不能自

彊而後後奔命君子傷之矣

冬齊慶封來奔

是時齊殺崔杼不書杼以家亂自名慶封之難非以賊討也慶封者崔杼之黨也崔氏亡則慶封亦無所恃是慶氏之亡乃其所自為豈盧蒲癸王何能亡之哉故春秋以自奔為文不著其討賊之功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楚既稱王則諸侯朝之必責以事天子之禮如親䙴

送葬之事晉之所不為也故春秋寧予晉而不予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成十年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至自晉其正月之在晉㝡明春秋不書獨在楚則書之外楚也此與公在乾侯之義不同乾侯以失國而書公在若昭二十六年猶書公至自齊則正月之在齊不書况此年季氏之取卞未

至如孫齊之事乎其書公在義必不繫於存君特以謹夷夏之防而已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過之於巢餘祭之於閽皆以輕忽自取其禍然於巢不書弒此則書弒者巢為外賊閽為內賊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齊桓之時淮夷病杞諸侯城緣陵而遷之此之城杞亦猶齊桓之功然齊桓之城之天下之公義也晉平之城之一人之私情也觀于士鞅之來聘杞子之來盟自可見矣以一人之私而勤天下之諸侯諸侯實應且憎雖聘之盟之亦復何益杞書子蓋靈王貶之而未及復也卒稱伯則景王復之矣

吳子使札來聘

吳始書爵當時諸侯因其來聘而進之也既進其君

不得不進其使臣故吳之大夫未有見於經者札獨以名見也然諸侯之進吳也偶一進之而已偶一進之則猶有外之之意焉故札以名見而不書公子也札雖賢以吳故畧之矣不能導其君以用夏變夷而徒以讓國為高非春秋之所貴也胡氏罪其讓國以致亂則不然亂之作也何定之有宋繆公受宣公之讓終亦至於亂使季札受之一傳而後能保其無亂乎春秋之義未必出此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止以自用自專被逐故書出奔左氏以為公孫蠆公孫竈放之非也誠放之當如晉胥甲父以放書矣或謂以臣放其大夫不可以訓夫不可訓而不書者為賢者諱耳豈為權臣諱乎且放者謂覊置之勿去其所也晉或能令之於衛齊能令之於北燕乎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作頗

越椒來聘不氏此則氏之史有詳畧非義所存魯無駁可証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父子大變從古未有惟楚莊之於成始有此禍而蔡許之服於楚者最久最固於是浸淫漸習相繼效尤而禮義之邦亦化爲豺狼之域矣春秋所以甚惡楚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汪氏曰伯姬以成九年歸於宋共十五年而宋共卒嫠居三十四年葢將六十矣守經而不知變以逮乎火而死或者以為過然觀過可以知仁春秋録伯姬所以風勵千古使夫不當避而避以失節於造次顛沛之際者知所警也吳氏曰葢亦罪宋之子與臣不能救其君母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王子瑕奔晉

書弟者明王之所親愛非他人所能間也然而一朝

殺之絶無所忌者王之昏惑實有以致之也以天王之尊至不能保一弟又將誰咎故書天王以殺春秋未有書王殺者以王者之權得以專殺也佞夫無罪又非王殺而託之于王此王政之大亂也於是特書之明子朝之亂所由生也瑕與括同奔晉必與聞乎括之謀也故以自奔為文法行必先貴者故不書括而書瑕不言出者天王無出則王子亦無出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穀無下宋字

鄭良霄出奔許

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公孫黒之專伐亦罪之大者而良霄不忍兄弟之忿至伐公門而亂其國則不得不以討賊書良霄以討賊書則公孫黒之罪自在所輕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賊未討何以書葬寢苫枕戈者臣子之責今以子弑父又何有於其臣葢其國之習俗漸染匪𠍾者深矣

誰復為討賊者故書葬者絶望之詞討賊之事既無望於國人則將望之鄰國今晉合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又不及討賊之事而所恤者止於宋災而已使當時諸侯漠然相視理亂不預知吾亦無望焉耳既知救災恤患為此義舉而古今大變置若罔聞此舉豈不可惜乎權衡輕重凡事之宜此其犖犖大者春秋變例特書其故必有深義存焉如稷之會書成宋亂皆春秋一書之大要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衛有楚宫因楚丘而名之也當時魯宋之間亦有楚丘或楚宫所由名也左氏以為朝楚而歸乃作楚宫則衛之楚宫作於齊桓之時者豈亦以朝楚名耶是未可信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般子野皆卒于外其書法皆名而不地以為可疑則皆可疑也郝氏曰子野居喪而毁季孫之所不利

昭公居喪不哀此乃季孫所欲立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襄氏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傳載密州之弒與庶其同庶其書國以弒者存疑之詞密州書人以弒者閱實之辭也蓋國人弒之於展

與無與也

讀春秋畧記卷九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瓊
謄録監生臣史映綵